

從禪宗語錄看「漢」有「罵稱」

梁曉虹

記得有一首流行歌曲這樣唱到：「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正像歌裏唱的，一般的工具書都解釋「漢」為男子，明顯的「漢」是帶了些褒義的詞素，所以給人的印象，「漢」似乎總與強壯、力量有關係，故有「好漢」、「壯漢」、「英雄漢」、「彪形大漢」、「綠林好漢」等等的說法。

然而，近來閱讀禪宗語錄，卻發現其中的「漢」不僅出現次數極多，而且用法、意義也比較豐富。有些是我們不太注意到的。我們先看一些例子：

啞漢 瞎漢 閑漢 生漢 死漢 老漢 殺父漢 籬桶漢 朦朧漢 擔板漢
作家漢 客作漢 立死漢 塔下漢 覷面漢 作佛漢 販私鹽漢 障佛祖漢 講
經論漢 辜恩負德漢

以上出自《趙州錄》。¹

死漢 驢漢 鈍漢 老漢 失命漢 罪過漢 餓死漢 渴死漢 沒頭漢 朦朧
漢 瞌睡漢 草裏漢 傳語漢 靈利漢 明眼漢 生浪死漢 沒精神漢 噎酒
糟漢 嚼涕唾漢 七八尺漢 大丈夫漢 驢前馬後漢 不識好惡漢 不識羞恥
漢 把斷乾坤漢

以上出自《雪峰語錄》。²

瞎漢 死漢 活漢 飢漢 癡漢 聾漢 老漢 個漢 茅廣漢 懵懂漢 擔板
漢 性躁漢 弄影漢 無端漢 落草漢 瞌睡漢 有般漢 這般漢 一般漢 草
裏漢 真實漢 明眼漢 伶俐漢 自了漢 具眼漢 行腳漢 奇特漢 噎酒糟
漢 掠虛頭漢 弄光影漢 弄泥團漢 不唧溜漢 孟八郎漢 英靈底漢 猛利底
漢 三家村裏漢

1 趙州從諤(778-897)，唐代禪僧，俗姓郝，山東曹州郝鄉人。為南泉普願禪師之傳法弟子，曾歷遊諸山，遍參高僧。後住趙州觀音院，其神語法言傳遍天下，時稱「趙州門風」。

2 雪峰義存(822-908)，唐代禪僧，俗姓曾，福建南安人。十二歲出家，後參德山宣鑒禪師而契悟並嗣其法緒。咸通六年(865)，於福建象骨山創雪峰禪院，接納四方弟子，法席頗盛。著名弟子有雲門文偃、玄沙師備等。

以上出自《碧岩錄》。³

不難看出，「漢」在禪宗語錄中使用頻律是較高的。雖然，其義也能用如通行的《辭海》、《辭源》等所解釋的那樣「表示男人」來涵蓋，但是應該說，禪宗語錄中的「漢」還有著一些更為特殊的內容。《漢語大詞典》對「漢」的釋義頗為詳細，但若用來解釋以上的那些「漢」，似也未能盡如人意。然而，我們發現日本江戶時代的一位禪宗學僧無著道忠對此卻有詳盡的探討和精僻的論述。⁴

首先，無著道忠在《禪錄用語》一書中起首就收錄「某某漢」者三十條。如：「死驢漢」、「沒般次漢」、「亂統漢」、「瞌睡漢」、「掇洗腳水漢」、「不通方謬漢」等等。《禪錄用語》是一本禪俗語工具書，其詞目以詞的末字為基準，此書的第一條就是「漢」。這本辭典體例的特色之一是基本不釋義，只簡引禪典書證。但開篇之一就是「漢」，足可以說明，無著已經充分注意到了禪宗語錄中「漢」多見這一特色。

無著還在他禪俗語研究的集大成著作《葛藤語箋》以及其他禪宗語錄的注釋中又對「漢」作了較為詳盡的考證。在《五家正宗贊助策》卷十六《雲門宗·雲門匡真》「老漢」條下，道忠引了《事物紀原》十以及《詢芻錄》，得出兩條結論：1. 俗罵人曰「漢」，乃「罵稱」。2. 稱男子，卻是「美稱」也。在《葛藤語箋》一卷，「一言·人倫·漢」條下，他又一次引用以上兩條書證，並進一步對「漢」的這兩條義項分別作了考釋。道忠引宋代陸游《老學菴筆記》三曰：「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輟耕錄》八也有同樣的說法。道忠還引了唐段成式《廬陵官下記》中的典故為證。此蓋本為北方少數民族對漢人的一種蔑稱，後也就作為有貶義的「罵稱」存在著，到唐宋時期都還是常用語。⁵從有貶義的「漢子」到可綴以種種有貶義修飾語的「漢」，應是可以相通的。道忠接著又引《群談採餘十老證》以證帶有褒義的「漢」的來源：謂此乃源於漢武帝征伐匈奴，當時匈奴稱漢兵為「漢兒」或「好漢」，「自後稱男子漢」。這一條一般辭書均已言及。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考證辨析的文字中，有四分之三的部分是關於「漢」的罵稱的。很明顯，這是禪宗語錄中「漢」的主要義項。由此，我們才能疏通以上有關「漢」的意義。

3 《碧岩錄》為北宋僧人圓悟所撰，共十卷。該書是圓悟據宋初僧人雪竇重顯的《頌古百則》加以評唱而成。《頌古百則》專記佛門公案，《碧岩錄》則對每則公案加以偈頌式的評論。

4 關於無著道忠，可參看飯田利行：《學聖無著道忠》（日本禪文化研究所，昭和六十一年）；柳田聖山：《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獻》，日本禪文化研究所禪籍俗語言研究會《俗語言研究》，創刊號（1993年12月）。梁曉虹：《試論無著道忠對中國訓詁學的貢獻》，日本好文出版《中國語學研究——開篇》第13號（1995年12月）。

5 陸澹安的《小說詞語匯釋》「漢子」條也引了《老學菴筆記》的這段話，認為「其實不然，漢子是胡人對漢人的稱呼，後來就作為男子的通稱，並沒有鄙賤的意思」。

我們還可以通過一些常用、具體的例子，來考察屬「罵稱」的「漢」。如：

噶酒糟漢 這是禪宗語錄中常見的詞語。《碧岩錄》二本則曰：「(黃檗)示眾云：如等諸人，盡是噶酒糟漢。恁麼行腳，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評云：「唐時愛罵人作噶酒糟漢。人多喚作黃檗罵人，具眼者自見他落處。」《碧岩錄種電鈔》於此下曰：「唐時罵人世話故也。」《碧岩不二鈔》第二則：「噶酒糟漢：噶，直雙切，喫貌。……噶字則近晉而麤惡也，況復所噶則酒糟，罵之甚也。又謂越刈俗多噶酒糟，仍罵越人即云噶酒糟漢。」無著道忠又在《葛藤語箋》「四言·人倫·噶酒糟漢」中引了《古宿》三十七、《僧祇律》二十九等例，指出：除此以外，還可作「喫酒糟漢」、「噶酒糟驢」等，同為罵人語。這當然是因為「噶酒糟，卑野語」的緣故，綴以「漢」與添上「驢」的意思一樣。

擔板漢 道忠在《五家正宗贊助桀·睦舟陳》中認為此乃「方語」，「睦州尋常罵人為擔板漢」。在《虛堂錄犁耕·徑山語錄》中「蓋他是個擔板漢」條中，又一次提到「擔板漢，方語」並引《傳燈》十二《睦州陳尊宿章》之例。由此可見，「漢」作罵人之用，在當時語言中確實存在，禪宗語錄多方言俗語，故多有出現。

驢漢 死驢漢(臭驢漢) 這也是禪錄中常見的。如《玄沙廣錄》、《雪峰錄》等中就有。道忠《禪錄用語》在「驢漢」條下引《大惠普說》三：「葉縣省愛喚人作驢漢。」明顯的，這是帶有貶義的。

茅廣漢 道忠《禪錄用語》在此條下引《碧岩錄》七古鈔曰：「無覺悟也。又麤獷也。方語，無分曉漢也。非精細也。」又在他的另一本禪俗語辭典《禪林方語》中釋到：「茅廣漢，不善人。」

沒意致漢 道忠《禪林用語》引舊撰《古宿·鼓山錄》之例，又引北藏本作「沒意智」，意義就非常明了。

孟八郎漢 《禪林方語》解到：「輕重不知，死活不知。」又「不由道理以作事者曰孟八郎。又不構義味底」。

事實上，我們只要注意看一下以上例中「漢」前的修飾語就可以知道，禪宗語錄中的「漢」大多是有貶義的。即使一般作為老人之稱的「老漢」，在禪錄中也常帶有一種輕蔑之意，指老邁而癡鈍之人。這已經可說是禪典語言的特色之一。當然，「漢」也並不全是罵人時用的，有時也可作「美稱」。然作為「罵稱」的「漢」卻不甚為後人注意，故我們特意提出。

我們還可以從結構上分析一下禪錄中的「漢」前的修飾語，也頗有特色。

形容詞+漢。如：

笨漢 鈍漢 俗漢 癡漢 閑漢 齷漢 罪過漢 風顛漢 矇矓漢 儻侗漢 亂
統漢 癡頑漢 老大漢 靈利漢

動詞或動賓結構+漢。如：

自了漢 瞌睡漢 掠虛漢 妄語漢 顛倒漢 客作漢 寐語漢 擔板漢 失命漢 擄缸漢 墮根漢 作佛漢 沒精神漢 嚼涕唾漢 擔枷鎖漢 嚙酒糟漢 販私鹽漢 障佛祖漢 辜恩負德漢 飲水喫草漢 不識羞恥漢 把斷乾坤漢 儻侗不分溜素漢 三家村裏省事漢

名詞+漢。如：

驢漢 嘍囉漢 作家漢 塔下漢 大丈夫漢 七八尺漢 三家村裏漢 驢前馬後漢

代詞+漢，或：代詞+量詞+漢。如：

者漢 這漢 遮漢 這個漢 者個漢 這般漢

數詞+量詞+漢。如：

一隊漢 一般漢

從結構上來看，在現代語言中還較多存在的，主要是形容詞後再加「漢」，如「老漢」、「大漢」。其他，則大部分已不見。有一些雖然加一個結構助詞「的」，或再綴以「子」也可成立，但也由於音節的關係，用得很少了。實際上，即使在當時，「漢」用得如此多，結構這麼豐富，也主要是禪典。禪宗語言的特色，決定了那些特定的修飾成分，也就決定了作為「罵稱」的「漢」在禪典中多見的特點。而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考察有「罵稱」的「漢」在漢語中存在的事實。